

毒泉

——一个国际贩毒集团的内幕

DUXIAO

DUXIAO

毒泉

.5

——一个国际贩毒集团的内幕

毒梟

树 菜

DUXIAO

DUXIAO

毒 泉 DU XIAO

树 菜 著

责任编辑：梅中泉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龙振海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6 插页 120,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000册

统一书号：10339·114 定价：1.60元

1 李晔拖着旅行衣箱走出了启德机场的候机室。由于要领取行李和经过海关查验，他走出飞机机舱已经快半小时了，但两耳的鼓膜却仍旧有些发胀，外界传进耳朵里的声音仍显得很轻微。他很明白，这并不只是飞机降落速度太快所造成的，主要的还是他所乘坐的泰航^①的这架飞机体型太小，承受不了舱外压力的缘故。波音七〇七，在目前各条国际航线上，几乎是最小的一种机型了。十天之前，他乘泛美公司的七四七型机从旧金山飞往曼谷，到达时下降速度也很快，但在离开机舱之后几分钟耳膜胀痛的感觉便完全消失了。

走出候机室大门，对面便是的士候车站。已经先有十多位旅客排队等候在那里了，但象过江之鲫般驶来的的士很快便把他们载走了。等了不满三分钟，李晔便钻进了一部的士。的士司机一边踩动油门向机场大门口开去，一边问道：“去哪里啊？”

“格兰酒店。”李晔回答。他在香港虽然没有亲属，但朋友却还是不少，离开旧金山之前，他给其中最熟稔的一位朋友郑浩打过电话，告诉他自己抵达香港的日期。当时，郑浩曾邀他到自己家里去住，但李晔知道香港的情况不同于美

① 泰国航空公司之简称。

国，绝大多数人家中住房都挺紧张，郑浩虽然在半山黄泥甬道上有着一套三间西厅的公寓，但家中还有父母和弟弟，如果自己住到他家里去，势必要让郑浩的弟弟当“厅长”，因此便谢绝了郑浩的盛情邀请，只请他代自己在以前住过的格兰酒店里代订一间普通房间，并且又叮嘱他不必来接机，自己在酒店住下之后，自会给他打电话的。

“格兰酒店。加拿芬道？”大概是李晔所说的广州话不够标准，因此那的士司机又复问了一遍。

“对。加拿芬道。”李晔点着头肯定道。

的士沿着窝打老道向北驶向九龙市中心区。李晔从车窗里看着沿途的景色。他离开香港已经十一年了。这些年里，香港市容的变化确实不小，宽阔的窝打老道上造起了不少人行天桥和立体交叉桥。车过九龙塘之后，满眼都是二、三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原来在太子道一带那些英国和法国式的花园别墅式楼房都已荡然无存，代之拔地而起的都是些高耸的大厦。只有那条迤长的弥敦道两边还基本保持着二、三十年前的旧貌，两厢那些上海街、亚皆老街、广东街等横路上仍是行人熙攘，水泄不通，那些大小形形色色的招牌也还是重重叠叠地排列着，几乎遮断了整条街面上的阳光。

的士开到格兰酒店门前停下，李晔由于入境时没有兑换港币，因此根据车价表的数字折算成五块美元开发了车费，下车拎着箱子走进酒店大堂。格兰酒店在全香港的第二流旅馆中是以价廉而闻名的，包月还能享受较优惠的折扣。李晔居住在香港的时候，由于经常介绍从国外来的亲友到那里去住宿，因此同这家酒店是颇为熟悉的，但现在他发现总服务

台里都已经换了些陌生面孔，其中一个穿黑西服，系领结的年轻接待员迎过来露着笑脸问道：“先生要住宿吗？”

“已经预定房间了，姓李，Francis Lee”李晔回答道。

那接待员翻开登记簿查看了下，点着头说：“对，李先生，从美国来的。四二七房间。是郑黄律师楼的郑先生代订的。”说着，从柜台下拿出份登记表推到李晔面前说道，“请填一下。”

李晔填好了旅客登记表，一个男侍应生拎着衣箱，引着他乘上电梯，到了分配给他的那间四二七号房间。李晔开发掉小费，收下侍应生交给他的房间钥匙。便打开衣箱，检出浴袍，进浴室去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便披着浴袍，开始拨郑浩家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郑浩的妻子，她告诉李晔：郑浩由于受托处理一家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昨天临时出差去深圳了，估计要三、四天才能回来。她记下了李晔所住的房号，并且说等郑浩一回来便请李晔吃饭。

“请吃饭！”李晔搁下电话，不由失笑出来。离开美国之前，有位朋友对他说过：“近些年来香港通行着这么个习惯，碰到从外面来旅行的朋友，不管见面还是通电话，头一句话总是：‘噢，你来了，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好象请客吃饭是人生的顶重要的大事似的。”

李晔又拨了另外两位朋友家里的电话，都没有人接，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末，现在已是黄昏时分，香港一些经济较宽裕的小家庭或是合家出外上馆子去的，或是约着打麻将或是看跑马去了，这时候呆在家里的人是并不太多的，只有少

数居处特别宽敞，又雇用厨师的人家才会在这时候在家里宴请宾客。

想到吃饭，李晔不禁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但他又懒得换上衣服到下面餐厅去进餐，于是便打电话到餐厅去让他们送一客乡浓汤和一份总会三明治到房间里来。

吃过这份简单的晚餐，李晔冲上杯自己随带的“麦氏”速溶咖啡，站在窗前眺望着窗外的夜景。“香港之夜”一向被誉为世界十大美景之一，那是指在港岛半山上俯瞰维多利亚海峡对面九龙尖沙咀一带星罗棋布的辉煌灯火，或是在尖沙咀隔海远眺那犹如缀满着各色彩星的香港山岛。李晔所住这间房间的位置是望不见海边的，所能看到的只是下面那条车流不绝的弥敦道和周围那些高耸的酒店和商业大厦。

李晔今年三十五岁，他的父亲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一九四七年毕业后到美国宾雪凡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九五〇年在那里娶了个开餐馆的“金山伯”的女儿，第二年生下李晔之后便迁移到旧金山挂牌行医。李晔二十三岁那年上毕业于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以后便受聘到香港某社会公益机构担任行政秘书，在香港结识了一位富商小姐，两个月之后，两人便相挽走进了教堂。但这场快速的婚姻的结果是失败的，两年之后，由于性情不合，感情破裂，他们便离了婚，所幸的是没有孩子。李晔伤心之余，便回了美国，重进母校柏克莱大学进修东方政治经济学专业，在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留在母校东方学院里担任讲师，两年前升任为副教授。这回他是到东南亚一带来度假，顺便接受加州一个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委托，要他对香港

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情况作一个调查，并且就其中得失利弊发表自己的见解，写成论文，于今年秋天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欧亚美三洲青少年社会教育比较研究会”上进行宣读，同时在会刊上发表。依照美国的惯例，发表学术论文是不付稿酬的，但为了撰写论文而进行调查的一应费用包括食宿开支却都由主持机构予以报销。因此，李晔这回到香港等于是趟免费旅行。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一些的私蓄用于来香港之前的泰国和离开香港之后的新加坡的旅游费用了。

李晔在窗前伫立了一会，对眼前那幅霓虹闪烁，车流如梭的景象觉得有些看腻了，这才想起有位朋友曾经告诉他：近几年来，尖沙咀东部一带建设得很不错，原来的那些陈旧唐楼都改建成了巍峨大厦，其中一些建筑以其宏伟和富丽的程度而言，可称是全港之冠。入夜以后，华灯俱放，堪称是九龙一项新景。既然此刻闲着没事，便不妨到那里去蹓跶一会，同时也顺便观赏一下阔别已久的维多利亚海峡的夜景。

虽然眼下已是阳春三月，香港的天气早已还暖了，但李晔知道在黄昏之后的海边还是较冷的，因此便打开衣箱，打算翻捡出一套较厚的衣服来换上。在翻捡衣服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到一只用印花礼品包装纸包起来的长方锦匣上，这才想起在泰国旅行时受托的那件事情，于是便过去拿出自己那本通讯录，从里面翻捡出一个电话号码，那号码的区域字头是〇。李晔根据记忆知道那是个新界电话。按号码拨通电话之后，听到耳机里有个男人声音问道：“是哪位？”

“我找唐君峇先生。”

“请等一等。”

稍过片刻，一个带点沙哑的男人声音在电话里说道：

“我是唐君峇，你是哪一位？”

李晔回答：“我姓李，今天刚从泰国到香港，在曼谷的时候遇到令叔……”

对方岔断了他的话说：“是的，家叔昨天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多谢李先生，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什么麻烦，只是顺便的事情。带来的东西在我这里，唐先生什么时候可以来拿？”

“李先生现在住在哪里？”

“格兰酒店，四二七号房间。”

“哦，在尖沙咀。李先生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在九龙吃饭。”

又听到要请吃饭，李晔禁不住暗自失笑：“不必客气了，些些小事，又是顺便的，不必叨扰了。”

对方略顿了片刻说道：“李先生客气，不肯吃饭，喝杯咖啡总要赏脸的。李先生要是明天下午有空的话，两点半我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座里恭候。”

“好，那就在半岛见面吧。”李晔想了想说道，“可我没有见过唐先生。”

“不要紧，我会先到那里的，台子上放一本 NEWSWEEK^①杂志，李先生看到便认出来了。”

李晔道过“再见”之后，搁上电话，从衣箱里检出套中

① 即美国出版的《新闻周刊》。

厚花呢西服来换上，在对着镜子系领带的时候，他想起了刚才电话中的那番对话，禁不住暗自觉得发笑：“从外国带一件东西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还要凭一本杂志做见面信号，这倒真有点象那种间谍影片里的情节了。”

2 李晔从汉口道上的侧门走进了半岛酒店，穿过那一排布满着专售法国名牌时装、皮鞋和化妆用品的商店的长廊，便进入酒店的大堂了。

半岛酒店大堂连同两边那咖啡座的布置陈设几乎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除掉舒适和宽敞以外，仍旧显得那样高雅而又庄重，绝不象一些近年里新建造起来的酒店那样，虽然十分华丽耀目，但却显得过于花俏而又俗气。

他走到大堂西边的咖啡座前，向里扫视了一周，座中只有三个单身男客，其中两个是欧美人，因此要是那个姓唐的是准时来到的话，那么唯一的那位中国顾客必定便是他了。李晔朝那人的座位前走去，当他看到放在桌上那本《新闻周刊》时，座上的那人已站起伸出手来了：“是李先生吗？”

“是的。”李晔迎过去同那人握着手，“是唐先生？”

“是的。James Dong，”那人做着手势请李晔在自己对面坐下，问道，“密斯脱李喝些什么？”

“咖啡。”

“要爱尔兰咖啡吗？”

“谢谢，我白天不喝酒。就只要咖啡。”

“一杯咖啡，一杯爱尔兰咖啡。”那人吩咐那走到桌边的侍应生。

在同对方对答时，李晔打量着这个姓唐的人，他的年纪约摸在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长着张扁平的方脸盘和一对暴出的金鱼眼，两颊上长着好几颗粉刺，穿着件彩色格子花呢上衣和蓝白相间的阔条衬衫，配上条绯红色领带。能看得出，衣服的料子和做工都是属于上乘的，衬衫和领带也都是名牌货。但这些衣服配在一起却显得色彩斑斓，破坏了整个装束上的和谐和协调，使人看上去有些刺目。

“密斯脱李要点什么点心？”唐君峇又问道。

“不，谢谢。我刚吃过午饭不久。”李晔回答。

唐君峇让侍应生退下。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李晔觉得似乎同昨夜电话中的声音有些不同，电话里的嗓音有点沙哑，但此刻的嗓音却很洪亮。但李晔并没有向他发问，只是从适才拎着的一只塑胶袋里拿出那只用花纸包的长方匣子，放到桌上说：“唐先生，这里面是令叔请我带来的一尊佛像。”

唐君峇慢慢撕开外面的包装纸，露出一只精致的锦盒，掀起盒盖，从里面拿出尊七八寸高的铜质鎏金佛像，掂了两掂，递给李晔，笑着说道：“密斯脱李请看，其实这东西在香港一些买装饰品的店里也有得买的，家叔还巴巴地请密斯脱李从泰国带来，真是无端地给密斯脱李添麻烦了。”

李晔虽然在曼谷时已见过这尊托他携带的佛像，但出于礼貌，还是接过来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说：“也许香港也是有得买的，但令叔说这是在清迈一个什么有名寺院里供过三

年的，所以特别灵验，供在家里能保佑家宅平安，还能够……”

“还能够保佑发财，是不是？”唐君峇岔断了李晔的话笑着问道。

“不错，令叔是这样说的。”李晔也笑着回答，略顿了顿问道，“怎么样？唐先生不太相信这些吗？”

唐君峇耸了耸肩膀，歪着脑袋笑着说道：“不能说很相信，但也不是完全不信。但不管怎么样，家叔的一番好心我总是领情的。发财，不是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很有趣的吗？”说罢，他略顿了片刻，转换了个话题，“我在电话里听家叔说起，密斯脱李和家叔是个新交。”

李晔点着头说：“我和令叔是在曼谷认识的，当时我们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层楼上，以后又约了一起去玩清迈。”

唐君峇说道：“家叔在电话里介绍说密斯脱李是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很有学问，这回是有公干到香港来的，不知道密斯脱李办的是些什么公干？”

李晔是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而且他同眼前这个唐君峇的叔父——一位和气而健谈的新加坡老华侨——便是在旅途中相互攀谈而相熟起来的，另外，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学研究——本身也是需要同各个社会中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的，但不知是怎么缘故，他对对面这人从相貌到言谈以至装束，并无什么好感，并且觉得在那殷勤的态度中也掺杂着虚伪和做作在内，因此便不愿同他深谈下去，只是笼统地回答道：“我到这里是来写一篇论文的。”

“哦，写论文！那是要用学问的事情。”唐君峇又点着

了支烟，吸了一口，徐徐地吐出烟雾，然后问道，“密斯脱李到香港来，要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吗？也许我可以给密斯脱李引一下路。我对香港的有些地方比较熟，自己也有部私家车，要陪密斯脱李到处去玩玩是很方便的。”

李晔明白对方所说的那些地方指的是狎游之处，便冷冷地摇着头说道：“多谢唐先生的好意，我以前在香港住过，有些路还是认识的，这里有地铁、巴士，叫的士也很方便，就不必劳烦唐先生了。”

唐君峇也感到了李晔那种冷淡的态度，脸色似乎有些扫兴，沉默了片刻，有点讪讪地说道：“那就谢谢李先生了。李先生有什么事情，就请再打电话给我好了。”说罢，举起手招呼近处走过的一个侍应生，“喂，埋单①。”

3 李晔走上站台时，看到站台前正停着一列从罗湖方向开来的火车。他疾步跑向就近的一个车厢门前，电气操纵的自动门正好在他面前合上，差点把他伸出去的一只左脚夹进里面，他赶紧缩回脚，愣了一下，刚要朝后退，那扇装有光电感应设备的车门却又徐徐开启，这样便正好让李晔和一位在他后面赶到的女郎走进车厢。

此刻是上午十点半，正是客运非繁忙时间，因此车厢里挺空，李晔很容易便找到了个顺向的靠窗座位，那位跟在后

① 广东话“结帐”。

面上车的女郎坐在他对面前排的座位上，因此当李晔转头望向车厢里时，便能看到她的侧影。那是个约摸二十三、四岁，长得挺俊秀的女郎，皮肤白皙，眼睛很大，睫毛很长，鼻子和嘴巴却长得挺纤巧。身上的穿着很为普通，一件灰黑条纹相间的羊毛衫配着条洗得已经有些退色的牛仔褲，膝上放着只装得鼓囊囊的仿皮书包。从这副模样来看，很象是个大学生或是在大学里工作的职员。李晔觉得自己这推测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刚才上车的那个车站的站名便叫“大学”，就座落在大埔和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旁边，中大里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除掉住在校内宿舍里和自备私家车的以外，大部分都是乘电气火车从市区往返的。因此也可以说，那个车站几乎是为中大的师生员工们专设的。李晔今天也是为了到中大的教育学院图书馆去借阅有关香港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资料，才在这车站乘车回市区去的。

火车朝红磡方向开去，李晔凭窗观看着沿途的景色，阔别十载，李晔感到香港的变化确实是不小的。就以这列从罗湖开往九龙的火车来说，以前只是一列陈旧的内燃机车，行驶缓慢，座位也很不舒服，整列车里连个厕所也没有，但现在却换了装有空调设备的电气火车，不但车速很快，而且窗明椅净，坐在里面给人以一种舒适而洁净的感觉。再看窗外，沿途所经过的那些地方象火炭、大围等，原来都只是些旧式集镇，建筑物大多是陈旧的平房和一些三、四层的唐楼，然而此刻望去，在四周田野的包裹中，一片片二、三十层大厦的楼群到处拔地而起，那些乡间公路上也是汽车穿梭不绝。要不是沿途不时能看到一些中文广告牌的话，简直能认

为自己正置身在洛杉矶的郊区。

过九龙塘站之后，火车便进入市区了。如果单从深水埗、旺角这些地区的面貌来看，李晔离开香港之后的那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那里还是些拥挤不堪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飘扬着“万国旗”的楼房和到处可见的色情架步招牌。“看来，要在香港清除黄、赌、毒对青少年的侵蚀至少还得有一、二代人的时间。并且还得要有健全的法治作为依据才能办得到。”李晔望着在眼前闪过的那些“娱乐中心”、“蒸气指压”、“女子按摩院”等各式各样的招牌，暗自这样在想着。

罗九线电气火车的终点站虽然是在红磡，但大部分乘客却是在地处闹市中心的旺角站下车，然后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去港九各区。车到旺角站，李晔跟随其他乘客拥出车门时，一瞥之间，看到方才那女郎正走在自己前面，忽地从前面车门里冲出个穿牛仔套装的年轻人，快步朝自动电梯方向奔去，从斜刺里撞到那女郎身上，使她踉跄了几下跌倒在地。李晔赶紧抢步上前把她扶坐起来，并且追上去想要拉住那个年轻人同他理论，但转瞬间，那个莽撞的小伙子已经奔上前面的行人天桥了。李晔见无法追上他，又赶紧回过来看那位女郎。她已经由一位中年妇女扶起来了，但还佝着身子，痛得紧蹙着眉头。那中年妇女见李晔走过来，以为是她的男友，指着那小伙子跑去的方向骂了声：“油脂仔，走路有魂！”把那女郎交给了李晔，自己便走开了。

李晔看那女郎还在摩擦着右边膝头，脸上仍旧现出痛楚的表情，便关心地问道：“摔伤哪里了，要不要上医院去看

看？”

那女郎微瘸着向前走了两步，稍稍直起腰说道：“谢谢，大概没伤着筋骨，过一会就好了。”

李晔扶住她说道：“那我扶你到上面去叫部的士吧。”

“谢谢你，先生。”那女郎说着一瘸一拐地慢腾腾朝前走着。

两人经过行人天桥走出了车站。李晔走到路边，正要扬手招呼的士，那女郎阻止他说道：“不用叫的士，走了这么段路，我已经好得多了。”

李晔问道：“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呢？”

“去中环买书。我乘地铁去就行了。”

听说她去中环，李晔说道：“我正也要过海去，那我陪你一块去乘地铁。”

“那就谢谢先生了。”那女郎嘴上虽则在道谢，但却以一个轻微的动作挣开了李晔的搀扶，看来她是属于那种思想比较守旧的香港女青年，还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异性表现出过分的亲昵。

李晔帮她拎着那只沉甸甸的书包，同她并肩走进了地铁站，又在自动电梯上小心地照料着她。这时，已近中午，地铁已进入客运繁忙时间，车厢里并无空座。但好在不到一刻钟便能到目的地了，站立一会也不妨。一路上，他俩已互通了姓名，李晔知道这女郎名叫朱慧明，在观塘的一家商行里当秘书兼打字员，另外每星期有两个半天到中大新亚书院去参加英文补习班。由于她前两个星期周末下午都加过班，因此今天得到调休一天，清早便到中大图书馆去借参考书籍和

领取讲义，这样才在车站上邂逅了李晔。

地铁到达中环总站，李晔和朱慧明出站走上了德辅道。朱慧明拿过书包，向李晔伸手说道：“谢谢你，李先生。再见了。”

李晔看了下腕表，时针指在准十二点上，昨天他约定了下午两点钟到薄扶林道的香港大学去拜访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中午既有闲暇，他原打算在中环一带逛逛百货公司，看看商店橱窗的，于是便问道：“朱小姐准备到哪里去买书啊？”

“香港书局、三联书店都打算去一下。另外，环球大厦里还有一家文艺书屋，是专卖中文文艺书的。”朱慧明回答。

“我中午没什么事，朱小姐是否能赏脸一起吃顿饭，吃过饭我们一起上书店去看看。”

“吃饭！”朱慧明似乎感到有点意外，垂着头略略思索了一会，仿佛下了决心似的点着头说道，“好吧，那我就先谢谢了。”

两人并肩朝西面走去。李晔在香港的时候，由于他的那个前妻很喜欢在外交际，因此他对中环的一些饭店也是比较熟悉的，但时隔十年，他对有些地方已有点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前面不远的横街上有一家Jimmy's Kichten西餐馆，那里的法式西菜是比较精致而接近正宗的，他便引着朱慧明走到那里门前，刚要推门进去，朱慧明扯住他衣袖轻轻说道：“李先生，我们换一家吧。”

“换一家？”李晔缩回手，有点惊讶地问道，“为什